

历史与心灵双重“东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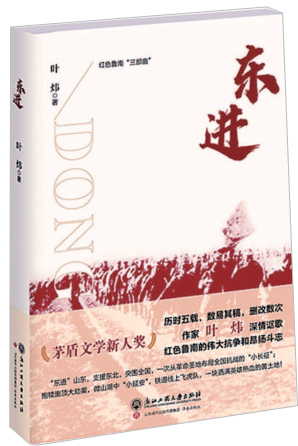
魏维

长篇小说《东进》是叶炜创作的第六个“三部曲”——“红色鲁南三部曲”的首部。小说取材于抗战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真实历史事件,以八路军东进山东展开的重要战斗和关键节点为主要线索,在礼赞英雄的同时还还原了鲁南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历史风貌。

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的影视剧作品层出不穷,《东进》最初也是一部电视剧剧本。在叶炜的专访中,他谈及此:“作为电视剧剧本的《东进》最初只有一条叙事主线,根据八路军‘东进’山东的步伐,以所开展的战斗和取得的胜利为主要背景铺陈开来。为了增加故事的可读性,小说创作则稀释了电视剧本中过于浓重的历史写实,加入了一条副线——东进山东的八路军对抱犊崮土匪的斗争和团结,最后将其改造为抗日的重要力量。”

从小说文本来看,剧本改编后,剿匪的叙述线索是非常明显的,几乎成为了另一条主线,形成了文本双线叙事的整体结构。作为战争题材小说,《东进》在战场描写上所用笔墨不多,反而将目光转向了战场之后的人。双线叙事为故事提供了两种视角,一种是敢于斗争、甘于奉献、高瞻远瞩、一心为民的革命领导人物的官方视角,一种是亦正亦邪、智勇双全、为家勇担责任、为国甘洒热血的革命人物的民间视角。两种视角交织出了抗战时期八路军、国民党、地方山匪三方互相角力的复杂形势。面对复杂的形势,东进先遣队要面临的是双重东进:不仅是战略上的“东进”,更是思想上的“东进”。

故事从民间视角讲起。小说一开篇就把运西古城里的刘赵两个大户人家的命运牵连在一起。刘玉胜先是与赵当归斗鹤鹑游戏大胜,后媒人将赵家小姐赵灵芝说与他,未料成婚之日却遭山匪刘黑棋



抢亲,老刘家三个儿媳悉数被掠往抱犊崮。救人,成为了副线叙事的主要动力,也为刘玉胜投靠八路军做了情理上的铺垫。在这一章的书写中,刘家大院的描写颇值得注意:“三进青砖黛瓦的大四合院”“门框上贴春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浸染。在整个故事中,儒家思想的体现是多层面的,刘家重孝,赵家亲仁,这也是刘赵两家成为可团结力量的重要思想基础。

革命领导人谷四喜第二章才出场,作为先遣队最高领导者的他一出场却是丈夫、父亲。这样的叙事安排是颇有意味的。妻子秦林战时的生产牵动他作为丈夫的心,孩子无法带着身边,只能寄放在老乡家里,让作为父亲的他不舍。小说有意将英雄还原为真实的人,给故事增添人情人性之美,也为后文谷四喜面对自己的同志所犯错误迟迟未能做出决断,反而造成一定的损失埋下伏笔。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谷四喜为孩子取名为“东进”,便在一开篇定下了战斗必将胜利、新生必

有希望的基调。

作为八路军先遣队的战略制定者,政委谷四喜面临的是双重东进的艰巨任务。在战略的“东进”上,谷四喜与师长陈尔东、团长杨勇以及后来被任命为铁道游击队队长刘玉胜等人的配合下顺利开展,他运筹帷幄,凭借智慧几次化险为夷,打出漂亮的剿匪战、抗日战。

在对内思想改造的“东进”上,难度显然更大。小说开篇的“把鹤鹑”即隐喻了谷四喜的思想改造智慧:“每天把上几个时辰,以增进彼此的感情,鹤鹑会慢慢通了人性,渐渐与主人心意相同,情同手足……把鹤鹑如此,把人亦如是。”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智慧,先遣队完成了对外的感化与团结。

我们不难发现,在思想的“东进”上,作家有意从两方面展开叙述。一方面是对外部的感化团结,一方面是对内部的批评整改。作家比较正面地回应了历史,没有将其减化、弱化,反而有意强化。谷四喜的思考亦是作家对于革命历史曲折性的思考。

小说《东进》的创作,对于作家来说不是一次简单的历史回溯,也不仅仅是从剧本到小说的文学实践,而是一次心灵的返乡之旅。叶炜是山东枣庄人,以鲁南地区为背景的《东进》充满了地方的风景、风俗、风情。从开篇的喜宴的菜品到刘老爷子的丧礼的仪式,从刘玉胜“把鹤鹑”的细节描摹到赵一味采药挖参的一一铺陈,从抱犊崮之险到鲁南村庄的四季之景,无不透露着作家对于这片土地的熟悉与热爱。正是有了这份热爱,这个基于历史史实的故事框架才有了血肉与温度。我们亦能从中感受到作家对于那一方土地的敬畏与感恩。

(《东进》叶炜/著,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寻常竹纸,家族之歌

郭梅

1964年由民谣音乐组合西蒙和加芬克尔发行的歌曲《寂静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距今已59年,但每当提起歌曲的名字,旋律便会萦绕在许多人心间。歌词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要到何处去?”的叩问至今依然回荡。

浙江作家方格子的长篇小说《寂静之声》跨越五十多年时光,与那首民谣遥遥相望。在《寂静之声》中,小人物和时代同频共振,方格子在记录人间万象、聚焦平凡百姓中缓缓揭开时代的一角,又通过自己的叙事令许许多多被忽视的人、事、物重回人间。

作家对旧时人事的发现,从找寻被历史和时代忽视的记忆起步。最容易被读者看到的一层记忆关乎造竹纸——顾家出好纸,有筋骨骨一万年。故事讲述人顾一尘的爷爷顾长年,一生埋头做纸,即便经历战争苦痛、乡民嘲笑讥讽仍旧不改初心。说是做纸,实则不只是简单地“做”,顾长年怀揣着骨气做竹纸,做出来的亦是符合顾家人精气神且有筋骨的好纸。纸是顾家几代人精神的具象化,读者从做纸中得以窥见一门传统技艺流传所经历的波折,窥见一代人对传承的坚守,窥见小家与大家的变迁。而造竹纸记忆的另一层,是关于小人物的故事。竹纸微薄却能承载重量,从竹纸看到与之相关联的良溪人:顾长年、顾望年、顾小年、苏漫澄、苏漫秋。顾长年传奇

的一生与纸相连,顾望年在革命中销声匿迹,顾小年与苏家兄弟因纸相识却不得不离散……对这些琐碎记忆的描摹似乎会引起疑问,讲述它们的意义在哪里?观照作者的另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我有一条江》,这个问题似乎有了答案。方格子以中国近代史为大背景描写渔民、农民、“纸人”等群体,在小人物生动鲜活又跌宕起伏的命运齿轮中抽丝剥茧,呈现历史发展走向。

故事承载作者的思考,她在叙事结构和技巧上的巧妙则更直观地将读者拖入叙事迷宮中。故事整体结构并不复杂。线索人物顾一尘,幼儿时无意中扣动扳机杀死婶婶,又在换糖佬挑担里离开良溪,多年后再次回到熟悉又陌生的良溪,在穿插讲述造纸世家顾家与苏家纠缠延伸的爱恨情仇故事中,寻找当年的真相。以“顾一尘”的身份开启故事,有两个显著优点。其一,顾一尘对于良溪而言可谓“熟悉的陌生人”,多年远在异乡的经历使得故乡留给她的更多是一个朦胧的轮廓而非具体记忆,因此她的第三人称讲述本身就具有疏离感。其二,顾一尘以外,叙事视角在顾家几代人中不断流动,视角的流动性可以让故事的呈现更加生动且富有感染力,扩大叙事的戏剧性和表现空间,同时也为作者介入故事传达写作意图提供可能,顾一尘承



担了沟通、叙述、见证、组织、评论等重要功能,却并未以过于鲜明的感情色彩评价往事,因此更能激发读者对这些记忆的思考判断。

作家选择叙述特定的小人物与特定的历史,体现着她“面向未来的某种激荡”——是大时代与众生相的关系、是传统技艺的流失与传承、是历史对人的影响……她以文字呈现自己的思考、期望与困惑,作家提出问题却不会点明答案,我想,挖掘这些故事的目的更多在于记录与传承,需要有人去继承以探索新路,也需要有人去铭记以备遗忘。这样看来,没有浩浩荡荡、惊心动魄,《寂静之声》只是寻常之歌。小人物代表寻常,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亦代表寻常,“所幸”不过是,寻常人故事,作首寻常歌,即便不是高歌,他们的故事或许也已足够震撼人心。

(《寂静之声》方格子/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精神还乡的意境

罗戎平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这也是长年旅居在外的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真实写照。认识马季是因我们为同乡,后来他北上,一度在中国作协负责网络文学工作。在北方活跃了二十年后,前几年重返南方在杭州“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扎下了根。

今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我的界限》,翻阅诗集里的同名诗,可看到“我的界限在于/不让头部和身体同时衰老/他还须承载一些非物质”,言下之意,人到中年,身体可以慢慢老去,但脑思维却是不能衰退的,因为它还需承担新锐的思想风暴,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季的创作思维是清晰的也是有诗性的。

马季世纪之交时出版过诗集《城市敲钟人》和《马季诗选》,他也曾经历过“朦胧诗”的论争年代,见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以西川、王家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以于坚、韩东为代表的“民间写作”这迥异的双峰。在众声喧哗中,网络写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磅礴之力在新世纪一跃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战场,诗歌的整体生态链被迫重组。如今《我的界限》出版,难怪马季会动情地说“这是我与诗歌的一次久别重逢”。

纵览诗集,发觉其动人之处乃是“精神还乡”。“精神还乡”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人面对大千世界所作出的对于回归自我、回归初心、实现自我心理需求的生命经验的表达。马季在他的《叙述者》中说“做了三十年的叙述者/忽然发现自己口齿不清/语意不畅,那些行云流水/栩栩如生的细节/转眼间变成皱皱巴巴的拼接”。然而他的心里有火,眼中有光,当初“北漂”时他看到的可能是“风景”,多年后看到的却是真实的人生,过去的一切已是遥不可及但仿佛近在眼前,从不可知的世界到无限可能的世界,诗人对事物的理解在逐步深化,内心的诗情在积蓄中获得了难以遏制的迸发力量,“海浪里的浮标有着独特的命运/有笑靥和苦涩/雷鸣电闪”(《一种循环》),同时在该诗的开头“你从远方回来,物是人非/这些早就假设为你的某个章节”,与其巧作呼应的还有“当年躲避的,不是暴雨/而是一场/天公作美的设定”(《设定》)。

每个人的每段经历都是一场修行,每场修行都是一次蜕变与成长,对于马季来说,作为精神的还乡形式,依托钟爱的诗歌以复活逝去的记忆是诗人连接读者的一种呈现方式。所以,诗歌毫无疑问地成为了马季人生情感中的一个依靠,迷茫、失败、探寻、成功,均构筑起了诗人记忆中的一道道原汁风景,还原了生命的本来形态,凸显了“精神还乡”的审美意境。

(《我的界限》马季/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